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九十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四

鮑李蕭薛樊王吴鄭陸盧柳崔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窶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為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

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
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
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
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
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
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
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
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初防與知雜侍御史竇參遇導騎不

引避參適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忽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兖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傪討賊袁晁積閥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徙太原又爲牙將鮑防

代總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搤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墮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為軍候自良為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履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

北門無易卿者勉為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訃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累遷左拾遺哥舒翰為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僾道走蜀肅宗立奉誥冊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陜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敎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

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隷業者聽補生員大歴中持節

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

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功

雖絲毫不遺賞况隣國乎僕固懐恩我之叛臣爾與連

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兮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

叩顙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

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書封

晉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

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懿昕始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垍其後鎬興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為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韙累授殿中侍

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温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
衮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
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
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
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
執弓矢揖曰請為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
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

薛嵩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能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縮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為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臯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

漢閒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
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成訃至帝為撤宴廢朝
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
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
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
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荅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
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别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
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為長安尉與弟之賁之渙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歷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巳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黄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无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罰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㚒為進

奉緯上疏願蠲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為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溆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兼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顧訪尤

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没其下乗喪挾兵輒
偃蹇揺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説裁所欲為奏各盡
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帝才其為重之元
載當國久愎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
計即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
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
刑虧德傷仁縉等繇是得減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
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

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參擢湊陜虢觀察使代李翼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湊檢校兵部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軍亂立玄佐子士寧帝欲遣兵內湊而參請授士寧以沮湊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臯罷之即召湊代臯已謝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為人彊力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彊佔取物而

有司附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
市不便胥民徒紛紛流議宫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
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宫市令平
賈和售以息衆讙又言掌閑彍騎飛龍內園芙蓉園禁
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初府
中易湊貴戚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
取決辛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
無留思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

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傳相訓勗舉無稽事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湊候帝間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啓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撟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巨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

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敦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亾行人指樹懐之唐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為世外戚表云溆子士矩

士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為談說開成初

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别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寛厚容衆檄主後務昌去軍

果亂權挺身冐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厭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擢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領德棣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詔追之宗奭以州兵留已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奭還京師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或訟宗奭為權所誣左遷原王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以左

散騎常侍持節為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舁就道權識詰魁然有閎辯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吏孟眞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橫會將冊皇太子草儀眞參議偃蹇亘榜逐之

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兗蔡虢蘇四州
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
部尚書亘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為兗州對延英
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
士得隸刺史温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
相沿更以為姦亘還官全稟緡贓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
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

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黄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為鄭滑節度使表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悦之諧復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遽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内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

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
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復喪歸
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𨸹死者
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諸府請申十日不
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
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
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
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

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為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

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令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以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

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徳坦以為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鄣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天徳故城地壤墝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勢不容知是無故而蹙地

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懐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悦出坦爲東川節度後數月懐義憂死蕭重肝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肝覆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籍爲已助及坦出半歳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毎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爲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勲俱三品始聽立

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為戸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勲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為非是為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為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為祕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温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
和政公主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聞孝代宗養
宮中使與太子諸王受學於吴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
輒上所學既長詔大瓘等即家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
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説
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
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
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

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亾斷髪為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為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觧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扣城復詔戍梓州軍曹怒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旣而問曰若等何為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

冑拜從所從入為將作監使回鶻奉册立可汗逆謂曰

屬聞可汗無禮自大去信自彊夫禮信不能為何足奉

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爵為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

保晟敏于辯下士樂施唯自興元入朝貢獻不如詔為

御史中丞盧坦所劾憲宗以其賢置弗㬥云

崔戎字可大玄暐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判入

等調藍田主簿辟淮南李鄘府衛次公代鄘憲宗稱戎

才故次公倚成于職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下乃聽命入為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劒南為宣撫使奏罷税外薑芉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亾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兖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

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
請白天子匄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
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亾去
民追不及乃止至兖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
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
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
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五

徐呂孟劉楊潘崔韋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鯀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鴿賦洛嗟曰後來之英也進監察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

令治有績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爲疑浩獨按簒詰狀果詐爲之遷累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名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册寵絶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署乖愼䘏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進國子祭

酒爲李輔國譖貶盧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定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渭第進士從浙西觀察使李涵為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歴末涵為元陵副使渭又為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嫌今謂少傅為慢官疑渭為涵游說乃貶渭歙州司馬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為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為善又

與裴延齡為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閤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為潭州刺史卒贈陜州大都督四子温恭儉讓

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為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温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温在絶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温獨免進戸部員外郎温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

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羣羊士諤相昵羣為御史中丞薦温知雜事士諤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温等怨時吉甫為宦侍所抑温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名術士宿于第即捕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既詰辯皆妄言將悉誅羣等吉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温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貶為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

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横孫吳術為山南西道府掌書

記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為御史讓太子

右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簡

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戸部簡

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為徙它曹元和

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曅之復刺史吐突承璀

為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可狀以悻切出為常

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

賜金紫名為給事中代李遜為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横恣不撿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名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傜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户部加御史中丞户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别一署謂之左户元和後選委華重牢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内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

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關通閹侍翰持之數傲狠簡怒追還以土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贓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賔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殁視䘏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奏

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名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為韋執誼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垍卒不加贈伯芻為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垍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謔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

子寬夫寶歷中為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

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
俄轉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
史寛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諫臣安
受此言寛夫曰衆劾岵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
累國體帝讜其言釋之
子允章字藴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
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
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

詔可後為東都留守黄巢至分司李磎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偽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磎所磎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扞賊磎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楊憑字虚受一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淩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歴事節度府召為監察御

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
慠接下脱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汰入拜京兆尹與
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它不法
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于時憑治第
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樂别舍謗議頗讙故
夷簡藉之痛擿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故
官屬推躡簿憑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贓不
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

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儗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憑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弃邪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

國子後歷中書舍人彊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為司封員外郎坐釐正嫡媵封邑為權幸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晉表為判官亳州刺史缺晉以凝行州事增墾田決汙堰築隄防水患訖息時孟叔度横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湎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子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胄曹參軍累遷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為癖雅愛項斯為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

閩人濮陽愿閲其文大推挹徧語公卿間㑹愿死敬之爲斂葬

潘孟陽史亡何所人父炎大歷末官右庶子爲元載所惡久不遷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荅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言于郘高其介申救不見聽孟陽少以蔭俄登博學宏詞科補渭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賔客故被慰薦擢累兵

部郎中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擢知戸部
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
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侍
與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㑹賔客留連倡樂掊
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為大理卿其後左司郎
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宫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
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
飲游山寺而已元和三年出為華州刺史遷劒南東川

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舊復以戶部侍郎名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為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請間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舊官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怒之病風痺復改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康初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儆貞元時終尚書左丞元略第進士
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
進拜中丞時李夷簡名為大夫故詔元略留司東臺改
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為尹徙左散騎常侍初中丞
闕議者屬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閣不如儀使御史彈
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悵既當國以元
略為宣撫党項使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羣臣
乃出為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還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貸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刻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户部侍郎譏謗大興諫官斥元略方刻而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辯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刻元略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贓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疑似𧏫染之太和三年以户部尚書判度支出爲東都留守改義成

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為賓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踘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為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

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為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為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時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龎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

略鋌間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

子流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流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名為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

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黄巢勢寖盛沆每建裁遏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
元受以高陸尉直史館元和時于皐謩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督供饋皐謩得罪元受逐死嶺表
元式始署節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戸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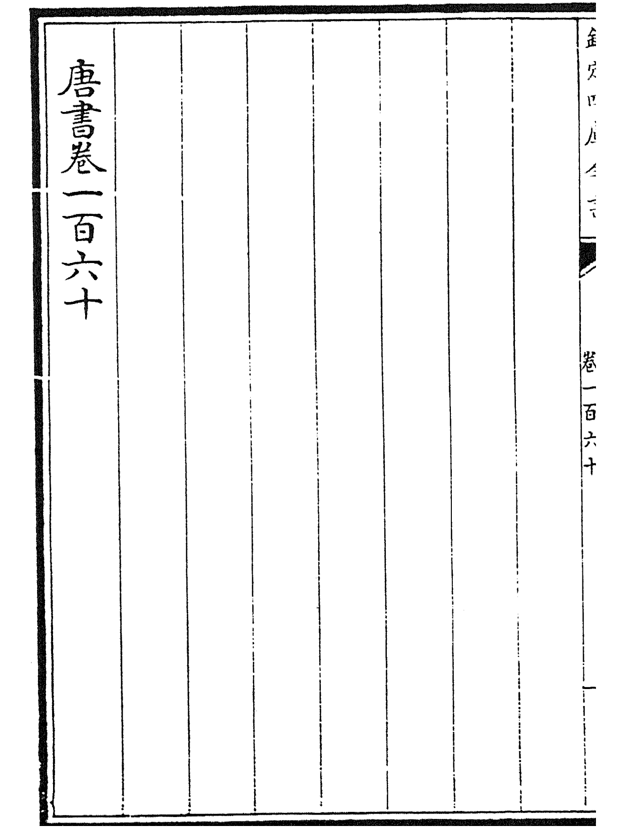
以疾罷卒贈司空謚曰莊大中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字
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
遺太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
宗廟室祝辭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
祠大臣薨不於訃日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
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不知禮參文本歿是夕罷
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故閔悼之切不宜過時又
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不宜輟朝詔皆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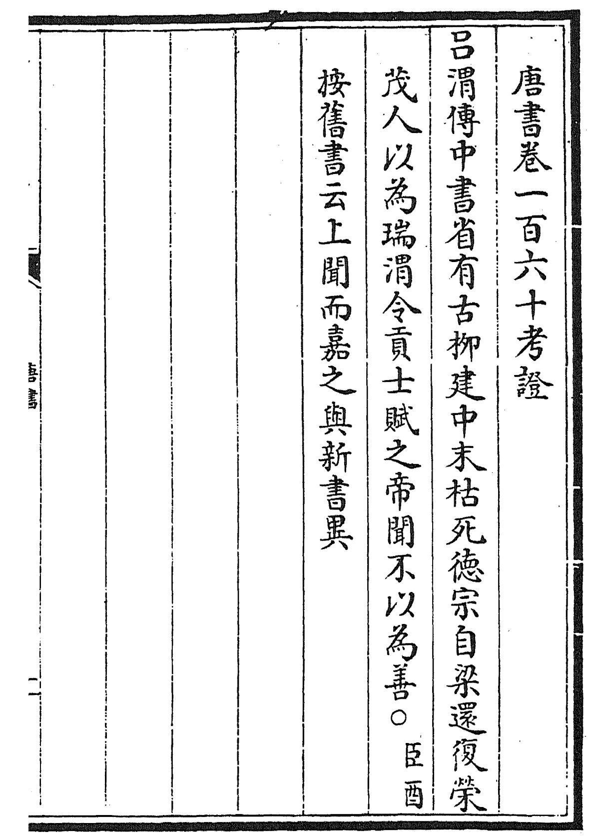
議九宮遂爲中祠再遷至司勲郎中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歴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歳罷爲宣武軍節度使數徙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鑱臂血寫浮圖書建中末爲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頔府數譏詆刺頔横恣頔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穆宗爲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

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
悅太子它日侍太子為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
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頼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
為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
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
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綬議格時大臣論
啟或未決綬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綬請
集賢學士得别會帝一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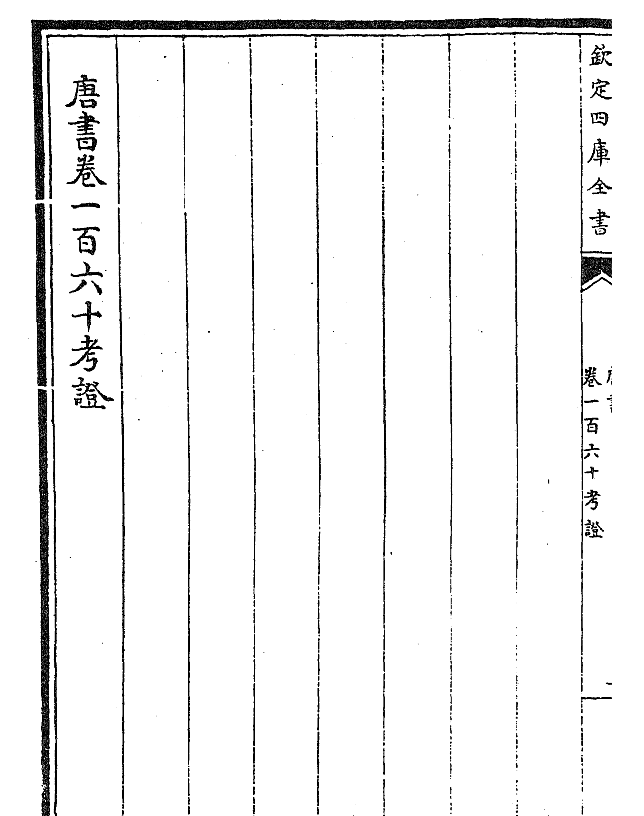
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
祕祝勑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
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
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以檢校戸部尚書爲山南西道
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萬官子
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耄而貪不能事軍政綱
維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弔其家有司謚通
醜故吏以爲言改謬醜不報罷


唐書卷一百六十



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呂渭傳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為瑞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為善○臣酉按舊書云上聞而嘉之與新書異



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謹案卷一百五十八第四頁後二行阜遣大將陳

洎等刋本洎訛洎據舊書改

卷一百五十九第三頁前五行累遷左拾遺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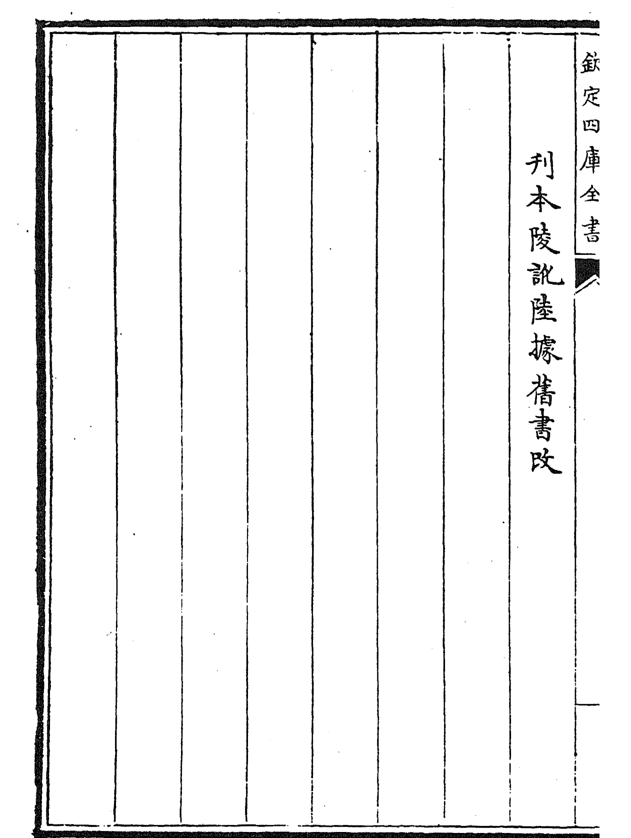
拾遺訛補闕據舊書改

第六頁前二行之渙刋本訛之奐據舊書及全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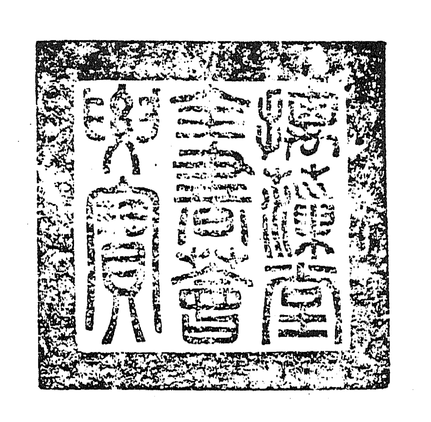
詩改

第九頁前六行淑子士矩刋本淑訛淑今改

卷一百六十第十三頁前四行以高陵尉直史館



刋本陵訛陸據舊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六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早慧絶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

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為公卿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鍠為御史性躁卞儻蕩無檢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内徙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

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
人馬仙童陷黙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
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
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能為周官左氏春
秋初為顏真卿歎賞大歴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
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
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名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
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

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别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詬羣凶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黄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鈎戟之下吁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

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絶泣求責希烈
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
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
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
其親愛賊亦何憾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
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拳拳實
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
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

詔復用杞為刺史蘺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蘺為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蘺為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為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蘺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蘺改秘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

遣使冊回鶻毗伽懐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為監吐蕃
賛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為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絶
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
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謚曰憲薦
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
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
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大儀位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
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乂新別有傳

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為吏部選牒精允調官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鄠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縉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為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明謫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衢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

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旣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狩梁興元元年卒贈户部尚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豪邁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誣受吳少誠金為反間數言休咎惑衆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寃之

李紓字仲舒始仕為校書郎大歷初李季卿薦為左補闕遷累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繇禮部侍郎選為同州

刺史帝次梁紓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從之紓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頗華裕不為齪齪崖檢官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撰甚多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逵系本滎陽父昈為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鰲者遮道留昈誅殺六七人採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禄山反縣民孫俊毆市人以應昈率衆擊殺之改

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為武寧府判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五千人終滁州刺史雲逵為人誕譎敢言巳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表為掌書記妻以滔女泚將朝使雲逵先入奏同府蔡廷玉譖于泚奏貶為平州參軍滔代泚將復辟雲逵為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它日與泚從容言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逵數漏其語以怒滔故滔論廷玉等皆得死罪滔助田悅雲逵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悅擢諫議大夫帝在梁雲逵

依李晟晟表以禮部侍郎為軍司馬時時咨逮戎略元和初為京兆尹卒弟方逵悖悍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逵自劾不能教恐赤臣家詔錮死黔州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鋭座人常屈大歷中劉晏表為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為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為太常博士專掌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為太子諸王侍讀遷給事

中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歳歳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名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説始三家若矛楯然卒
而同歸于善帝大悦賚予有差兩宫恩遇無比性篤慎
至宫殿中語未嘗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者皆爲婚
嫁然吝嗇自持家管鑰世所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
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
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閤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

仲舒邪佞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為連州司户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為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寃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為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絶火災賦調嘗與民為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

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棄外
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
初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絶穀數
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
悉産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脱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數
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為佛
老法與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贈左
散騎常侍謚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為科

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馮伉魏州元城人從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為睦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嚚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居

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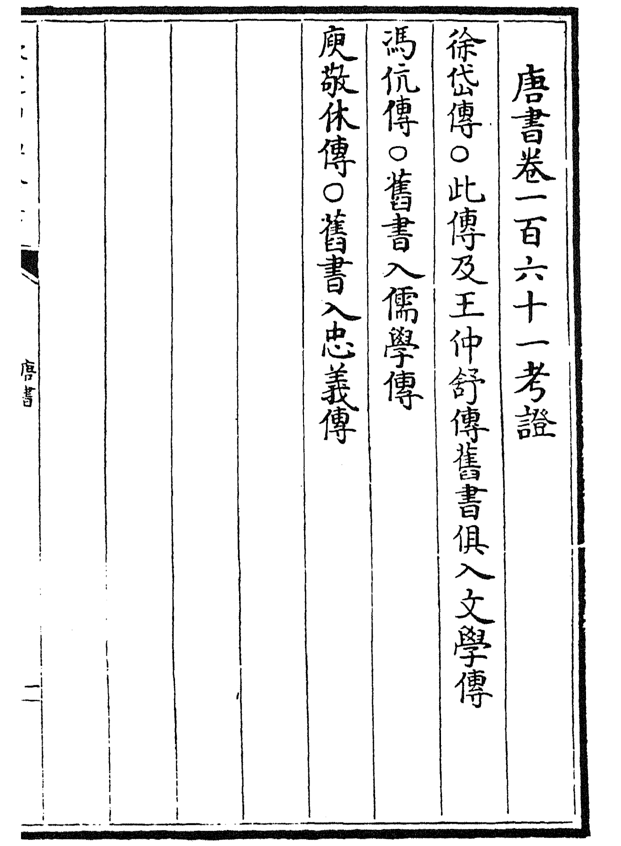
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名領國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禄山偽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

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名為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劒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人入錢京師太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罝院秭歸收度支錢乃無逋没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為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邇聲色弟簡休亦至

工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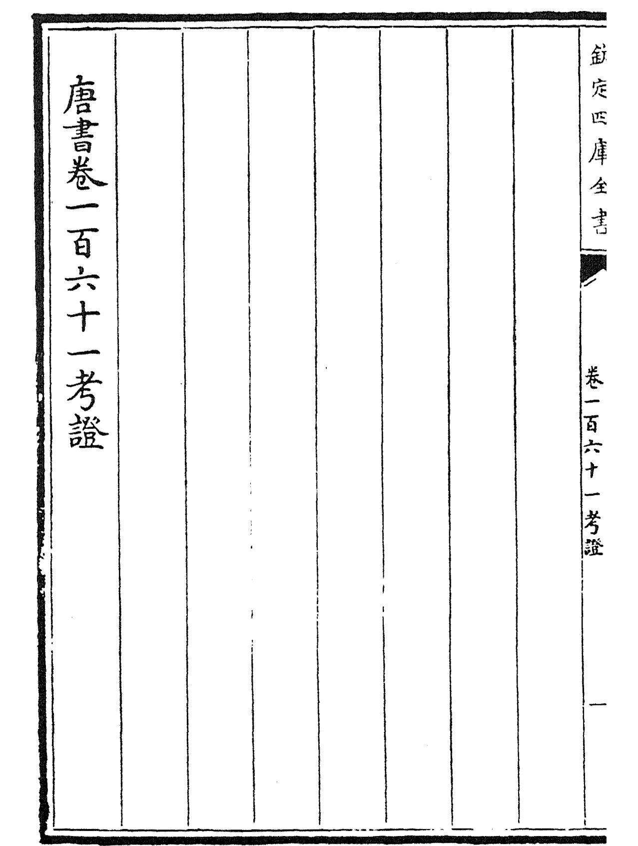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徐岱傳○此傳及王仲舒傳舊書俱入文學傳

馮伉傳○舊書入儒學傳

庾敬休傳○舊書入忠義傳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七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累右補闕大歷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

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殁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䰟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

欲寵反辱惟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
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為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為
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名還四遷為御史中丞改
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
橈政不能逞因毁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
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
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于廁為二
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寃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

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橈卿政邪曰不橈臣政臣隳黎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初崔位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岀位為遂州别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峘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

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皷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説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邪昔堯設謗木于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

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齩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

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

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扼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卒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

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及據禮條上謚呂諲盧弈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紫金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謚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

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子朗郁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

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塲監管榷吏

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朗請貶京兆尹誅捕賊

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户曹參軍久乃拜殿中

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飲景儉使酒慢宰相

出為韶州刺史名還再遷諫議大夫敬宗初宦官毆鄠

令崔發雞竿下朗請誅首惡以正常法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朗連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謁朗朗劾不虔下除司議郎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慰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為福建觀察使創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

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擢進士第最為
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
俄兼史館修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
可挺議鯁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内
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修撰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婿詔
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
輿之得郁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還為學士九年以疾
辭禁近徙祕書少監屏居鄠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

有雅名帝遇之厚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
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
輒號慟幾絶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為禮部侍郎薛邕
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
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御史大夫于頎薦
為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
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閲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從先兆

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葬役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寛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閲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擕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

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歷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為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為留後名夏卿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

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内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兆尹太子賔客檢校工部尚書為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説多聞晩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賛賛弟員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慍撫孤姪恩踰己子為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為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

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名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幷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平仲錯牾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

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
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甲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
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
下之務粲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
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
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
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嘆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棲曜代之德宗敕棲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

羣盜慼愧悉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諸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

所輕重元膺上其詒請明枉直以顯褒懲江西裴堪按
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
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為天下法請遣御史按
問宰相不能奪遷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
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
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
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
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

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宫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来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缺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敷引逆順納即悔謝為罷兵表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

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誘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總有可録宜暴課最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名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

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駮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洁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户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為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沉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

是而神弗祐歳弗稔未之聞也先是為裴延齡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内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歳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

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
一汲黯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
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
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
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
曰憲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東咸得其正好提拔士
天下清議上之
弟季同始署西川韋皐府判官劉闢反棄妻子歸拜監

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詒以中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羼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悦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為姦會坐于頔杜黄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

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名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為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讜正有文風寶歷中為右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寖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

家為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
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㑹廷老告滿百
日出為臨晉令文宗立名為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
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恱并讓夷罷之
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偘偘不干虛譽推為正
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字
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硤州刺史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

荆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減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鎸諭利害衆釋鎧自歸觀察使吉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為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為長戍幾二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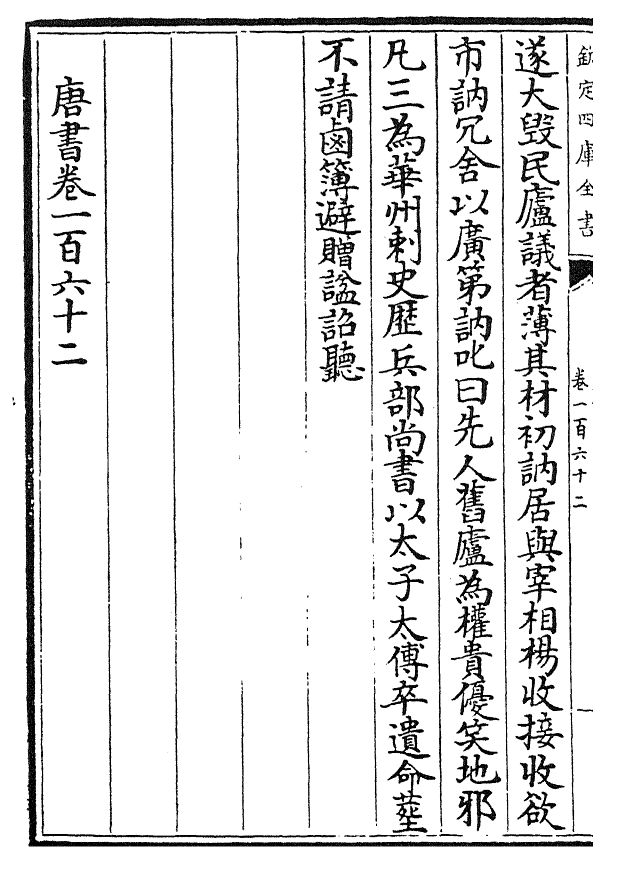
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唐鄧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為遜所橈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治條疏類遜名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衆遂安遜於為政

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鎮繼亂
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即日上道先
諸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
以疾求解為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
曰貞
子方玄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
論死者十餘因方玄刺審其寃悉平貸之累為池州刺
史鉤檢户籍所以差量傜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

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終處州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荆州鄉人爭鬬不詰府而詣
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𫘿子勸吾食吾輒飽
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
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
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
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之
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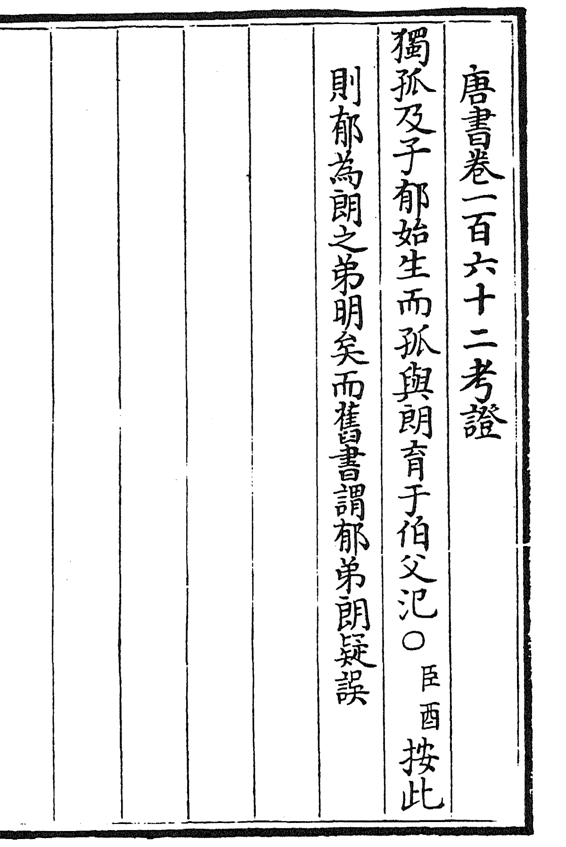
中侍御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詔槀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譴建中治之出爲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爲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爲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稱

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爲浙東觀察使性疏卞遇士不以禮爲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爲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泊疾馳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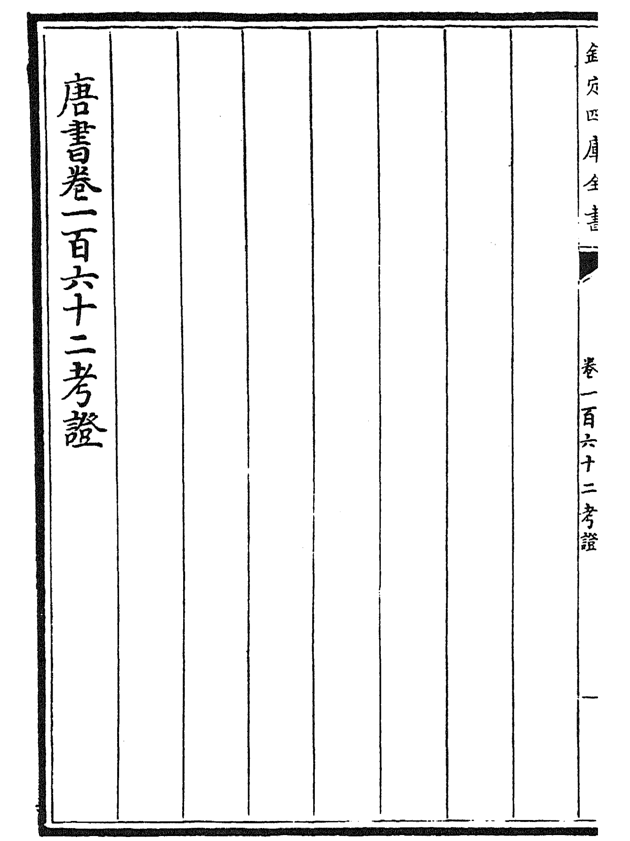
遂大毀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冗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為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塟不請鹵簿避贈謚詔聽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獨孤及子郁始生而孤與朗育于伯父汜○臣酉按此則郁為朗之弟明矣而舊書謂郁弟朗疑誤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謹案卷一百六十二第八頁前三行酒酣刋本酣訛酷今改

